

屈賦微

廣文書局  
印行



馬其昶撰

屈

賦

微

廣文書局  
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 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十月再版

# 屈賦微

精裝一冊定價：新臺幣 八〇元整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撰者 馬 其 昶

發行人 王 道 榮

發行所 廣文書局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壹業字第零捌參貳號

地址：臺北縣中和市華新街一一三巷二弄六號  
劃撥帳號：0717-4569  
電話：(02)8668-5204  
傳真：(02)8668-7399  
網址：<http://kwangwen.webjump.com>  
E-mail：[kwangwen@ms31.hinet.net](mailto:kwangwen@ms31.hinet.net)

敘曰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楚辭章句離騷一九歌二天問三九章四遠遊五卜居六漁父七九辯八招魂九大招十其篇第與釋文互異皆不以作者先後次序釋文次宋玉九辯於九歌前王逸既以招魂屬宋玉大招屬屈原而又次大招於後太史公明言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則招魂爲屈原作固然無疑逸乃以大招當之誤矣洪興祖則斷自漁父以上爲屈賦以符漢志二十五篇之數朱子集注一承用其說蓋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數之極故凡甚多之數皆可以九約之文不限於九也王船山先生說九歌前十篇皆有所專祀之神至禮魂則送神之曲爲前十篇所通用然則禮魂各增前篇之末不自爲篇數今定自離騷至漁父二十四篇入招魂一篇凡二十五與漢志適合蓋原之賦具此矣淮南王安序離騷傳以謂兼國風小雅之變推其志與日月爭光太史公采其說入本傳而益反復明其存君興國之念無可奈何而繼之以死悲夫死酷事耳志定於中而從容以見於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豈與夫匹婦匹夫不忍一時之愠忿而自裁者比乎天地之氣儲與扈治爲人物之所公得而其間條縷分晰乃至杪忽不相越紊宗國者人之祖氣也宗國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潛之他族冀絲須臾之喘息吾見千古之賊臣篡子不旋踵而即於亡者其祖氣既絕斯無能獨存也事可爲則單瘁心力善吾生且善人物之生一人一物之生不善即吾之氣不有虧乎事不可爲則返其氣於太虛太虛不毀彼其浩然者

自殞礪而長存吾又未見屈子之果爲死也性與性相通於無盡是故屈子書人之讀之者無不欷歔感泣然真知其文者蓋寡自王逸已見謂文義不次今頗發其指趣務使節次瞭如秩如分上下二卷名曰屈賦微人之讀之者其益可興起而決然祛其疑惑乎又非徒區區文字得失閒也光緒三十一年夏五月戊戌桐城馬其昶譔

屈賦微卷上

離騷史記曰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為草稷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譏之曰王使  
離騷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  
聽也謔語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  
不容也乃憂愁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王逸曰屈原名平與君共祖偶出顯頃是恩深而義厚也其親案史公別傳朕皇考

曰伯庸洪興祖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晉語與帝舜攝提貞於孟陬則攝提格正月為

正攝提格貞即攝提格惟庚寅吾以降古晉洪其親案凡古晉一本說文譜繫依宋吳才老明陳季皇覽按

余於初度兮王逸曰皇皇考也朱子肇錫余以嘉名王逸曰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靈均以釋字原之義王夫之曰平者正之紉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古晉屬戶江離與辟芷兮

王逸曰屈彼也江離正兮紉反秋蘭以為佩古晉疲洪興祖曰釋說文云紉細也古者男女汨于筆余

若將不及兮朱子曰汨水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香阝音之木蘭兮靈樞曰阝生之段字夕攬洲之宿莽

古晉絕王逸曰攬采也草多生不死者楚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謝也古人讀序為謝惟

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美反其親案不撫壯而棄穢兮其親案不謂詞文選無不何不改乎此

度也錢澄之曰度法也楚國多可改乘乘騶驥以馳騁兮其親案不謂詞文選無不言導夫先路與汝輪曰以上反昔三后之純

粹兮其親案騶驥為楚始封君若敦好冒為楚人之所常稱三后當指此將湖皇與之啓故遠先君以戒

可以忘訓之以若敦好冒章略靈樞以啓山林文十六年楚固衆芳之所在古晉止戒學標曰在雜申

椒與蘭桂兮豈惟椒夫薰蕕同彼堯舜之耿介兮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五臣曰猖披闕

亂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儉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古音益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其程案有

博通之知濟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秦秦患之使張儀之

離前所云黨人即指上官之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躪武王逸曰躪繼也武躪也武躪也武躪也武躪也武躪也武躪也不察余之

中情兮反信讒而齋在諧怒反王逸曰齋香草以喻君余固知謇謇居聲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古音

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天問云圓則九重正也夫唯靈脩之故也王夫之曰靈善脩長也稱君為靈初

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託何反干夫之曰成言者史稱平為楚合齊以擯秦椒王惑於張儀舍秦

力平而不勝為被放之由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古音說與汝論曰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阮兮王逸曰滋

祖曰說文田又樹蕙之百畹古畝字畦畹音米畹畹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王逸曰畹畹揭車杜衡皆香草

余賢也原序其譜馬率其賢良以厲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竣時乎吾將刈魚肺雖萎於危絕其亦何傷兮

哀衆芳之蕪穢後之關焉可恃椒榘干進是也此云乘芳蕪穢即芳草為薜及故云乘皆競進衆皆競

進以貪婪盧含兮王逸曰愛財曰馮不厭乎求索注馮貪也言其貪求不知厭足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

人語楚各興心而嫉妒洪興祖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忽馳騫音以迫遂兮非余心之所急王逸曰

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再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古音央與

爾始華之時荷余情其信姱音苦瓜以練要兮王逸曰練前也洪興祖曰長願音頌音亦何傷王逸曰頌

爾始華之時荷余情其信姱音苦瓜以練要兮王逸曰練前也洪興祖曰長願音頌音亦何傷王逸曰頌

其祖案此四句言髮飲之清擊攬木根以結葎兮貫薛蕭計荔郎計之落藥古我反如矯蘭桂以紐蕙兮臣

潔下四句言佩服之芬芳舉也索胡繩之纏纏古香所不反王逸曰胡胡響吾法夫前脩兮楚語也則不作察譎訓非世俗之所服古

滿北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張

反彭咸疑彭祖之後與屈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威學標曰艱艱文作艱故艱余雖好修姱以

子同出高陽故一再言之王逸曰纒纒以馬自喻纒在口曰纒草絡頭曰纒王念孫韞朝音而夕替替之夫之曰替替

纒居依纒兮王逸曰纒纒與唯同言余余有此紆紆之行以致為人所係累也韞朝音而夕替替之夫之曰替替

也其親案漢書既替余以蕙纒反兮又中之以攬攬伏其功既替二句正遠職言謂其以善自矜也亦

注謂詔讓也既替余以蕙纒反兮又中之以攬攬伏其功既替二句正遠職言謂其以善自矜也亦

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古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謠諷卓

謂余以善淫王逸曰謠謂毀固時俗之工巧兮傾傾面規矩而改錯王逸曰傾背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

以爲度錢澹之曰原作憲令楚弊政多所釐革上文何不改乎此度是也原一道規矩繩墨以爲度故使

故一則曰哀民生之多艱再則曰相忱忱鬱邑余侘反怨怨祭利兮王逸曰忱憂貌侘祭失志吾獨窮

既民之計極而終之以莫與美政反忱忱鬱邑余侘反怨怨祭利兮王逸曰忱憂貌侘祭失志吾獨窮

困乎此時去也寧溘溘死以流亡兮洪與祖曰余不忍爲此態古也驚脂利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

固然何方同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同語何悼伏清白以死直兮固

前聖之所厚方苞曰前言九死未悔問之已心而以爲安也此則質諸前聖悔相道之不察兮王逸曰相

也延佇乎吾將反無所疑其所以處死者盡審矣吳汝綸曰以上見排同列悔相道之不察兮王逸曰相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進不入



以離尤兮五臣曰尤過也洪退將復修吾初服古音瀟製芰奇寄荷以爲衣兮古集芙蓉以爲裳不吾

知其亦已兮荷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魚及兮長余佩之陸離洪與祖曰許慎芳與澤其雜糅女款

兮王逸曰離離此有芽惟昭質其猶未虧古音義五臣曰惟獨守其明澤之質猶未爲自虧損也其冠

賦通韻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即下文曰往觀四荒佩纒匹寶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淵章

其相案不能思然於國仍欲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姚鼐曰常當作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

以直道行之翼有萬一之合姚鼐曰此上原述志已悉以下復說爲愛己者之勸

余心之可懲平聲王逸曰雖雖雖支解志猶未艾王夫之曰此上原述志已悉以下復說爲愛己者之勸

慮而不女須音媛兮申中其冒力異予中說楚人謂女曰水經引袁宏云原有賢妙問原賦

野亦來歸喻令自危全鄉人驚其見從因名曰神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領拂衣石猶存觀

乎羽之野古音善洪與祖曰妖沒也鮫羽山汝何博賽而好修兮其禮案博賽賽粉獨有此娉節齋音菴

孰云察余之中情世竄舉而好朋兮夫何哉楚獨而不予聽乎平聲王逸曰楚孤自招姚鼐曰以上余設爲女

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噉古陳詞王逸曰帝顓臾生帝舜是爲重華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

啓九辯與九歌兮洪與祖曰山海經夏后以上三城於天問亦云啓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夏康娛以自繼

之意

姚伯曰啓九辯下十六句皆言失道君之致禍焉四句皆言得道君之致福焉之失道哉逸不顧難以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與流涕斥爲庸媿震曰夏之失德廉頗自縊以救國亂

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古昔胡實反王引之曰巷讀孟子節與魯閔之閔字亦作閔呂覽相與私閔高楚語云楚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竹書帝啓十年巡狩舞九招於大稷之野十一年放王子武觀於西河墨子引五觀亦言啓淫洗康樂於野是啓

觀之作亂實聚五計淫游以佚畋音兮又好射夫封狐封大也固亂流其鮮彩兮食角又貪夫厥家音

姑王逸曰泥澆五帶身被服強罔兮王逸曰澆寒泥縱欲而不忍曰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於敏

夏桀之常違兮五臣曰常乃遂焉而逢殃與景湖曰遂后辛之菹醢兮五臣曰菹醢肉醬也朱子

伯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王逸曰儼畏也周論道而莫差音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顛音皇

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王逸曰錯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洪興祖

與汝綸曰計極猶祀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古音此原之所爲繩墨也曰陸余余身而危死兮洪興祖

欲墮之意覽余初其猶未悔古音不量鑿而正柄而說兮洪興祖曰柄刻固前修以菹醢古音曾同獻

歎余鬱邑兮王逸曰哀朕時之不當平聲攬菹醢以掩涕兮王逸曰菹余襟之浪浪音郎梅會亮曰就

可悔則仍將以此道望吾君相矣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者也此以下言求君也義和望舒彌望皇皆驗已所以悟君之道與汝綸曰以上因女嬃之言就正於舜言得道則興失道則亡從古如此故不敢

阿諛以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平聲騶玉虬求以乘鸞於兮音溘埃風余上征報惠言曰

騶馳也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博故反王逸曰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五臣曰瑣曰忽忽

其將暮莫故吾令羲和弭節兮節兮望崦嵫音而勿迫古音博王逸曰羲和日御馮按也崦嵫日所入

其將暮莫故吾令羲和弭節兮節兮望崦嵫音而勿迫古音博王逸曰羲和日御馮按也崦嵫日所入

反復諫釋張儀釋周靈皆喻君所自明依依於君側路曼曼英官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張惠言曰上謂

君下謂臣帝謂不問傷情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王逸曰總結也淮南云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

兮高丘無女傷椒樹也聊逍遙以相羊將驪曰相羊徜徉也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古音注王逸曰望舒月御

兮黑海之圃有木名曰若木飛廉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夏折曰言雷聲未發不能上通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古音飄風屯

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其祖案御與舞同紛總總其離兮王逸曰總總聚貌斑陸離其上下古音吾令帝閣開關兮

倚閭闔而望予上釋其祖案望予言欲令帝閣倚門視望以侍己之至遠遊時陵暖愛其將罷兮王逸曰

昧昏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方位曰以上云皆自喻遭讒見疏陳志無路梅竹蕊曰以上言君之不可求而歸罪於

求所以通存側之人此下言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曰淮兩言白登閭風而縹緲古音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李光地曰高丘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下女可詒猶望其有處於下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求宓

諸位而備進用者乃求女如宓妃者而不可得相與騁傲淫遊而已下吾令靈寢雲兮王逸曰靈寢求宓

妃之所在古音止洪興祖曰洛神賦注云宓妃解佩纏以結言兮吾令靈寢以為理王逸曰靈寢伏義

曰理御行理之理猶言使也廣雅理媒也故下文紛總總其離兮忽緯王逸曰緯緯也其離乘

雲以求宓妃乃承何難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反盤石馮大傅云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保

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遊獨樂其身而已信美無禮所謂潔身

亂倫也其楚案夕次窮石朝濯洧聲所見皆覽相觀於四極兮朱賡註曰覽相觀三周流乎天余乃下

無君國之憂者此中言相下女而亦無可詒覽相觀於四極兮帶字猶詩之儀式三周流乎天余乃下古音

戶望瑤臺之偃蹇兮王逸曰偃蹇高貌見有娥晉之佚女王逸曰有娥國名佚美也洪興祖曰李善引本善引吾命鳩蘇

反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蘇雄鳩之鳴逝兮余猶熙其侶吐影巧何粹曰拙如鳩者猶惡心猶豫而狐疑

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曰帝嚳云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有娥氏女生

懷王時之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畱有虞之二姚王逸曰昔寒暄使姚姒

多隲後也康遇奔有虞處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李光地曰浮游

成有衆一旅位布其德以收夏衆遠誅滅淫復禹之舊績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李光地曰浮游

之未室為之定有虞之二姚蓋寓意於嗣君欲為之求賢以輔導庶幾異日如少康之赫然而中興不世濁

失舊物也理弱媒拙原自道也我欲為君求賢而力窮拙無以取信其餘則媒拙蔽美之徒而已世濁

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鳥路閨中既以遂雖遠遠兮暫王又不瘳梅曾亮曰閨中句結求君節懷朕情而

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古音故張惠言曰以上言以索窶茅以筵筵專兮王逸曰蘆茅靈草筵

草折竹以下曰筵道騁報楚之君屈卒不能悟索窶茅以筵筵專兮朱子曰蘆茅靈草筵

夏折竹以下曰筵道騁報楚之君屈卒不能悟索窶茅以筵筵專兮朱子曰蘆茅靈草筵

美必合則必有信能好信者而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張惠言曰惟承求勉遠逝而無狐疑

後惡汝之好信而楚其誰乎明占吉凶者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信而慕之為韻則羣淵曰爾

兮孰求美而釋女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王逸曰此皆靈氣之辭錢澄之曰靈氣動其遠遊

世幽昧以眩受相闇兮孰云察余之善惡郭廷杭曰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吳汝輪曰其

情相戶服艾以盈要同謂幽蘭其不可佩古音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君美之能當平聲王逸曰

祖案當蘇冀壤以充幃兮王逸曰蘇取也謂中椒其不芳梅曾亮曰以上皆靈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

疑疑巫咸將夕降兮王逸曰巫咸懷椒糈音而要平之王逸曰椒香物所以降百神翳於計其備降兮九疑

纒其竝迎方續曰江氏晉三亦謂迎當作逆音皇刻刻以再其揚靈兮王夫之曰皇尊稱神之辭告余

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樂音熒反郭之所謂湯禹儼而求合兮擊咎音綠阿而能調古音用平聲

尹名咸音標曰詩及韓非子調皆叶同荷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

疑呂望之鼓乃兮遭周文而得舉宵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王逸曰該備也用及年歲之未晏兮王

晚曰晏時亦猶其未矣鸚鵡音提一鵝音決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五臣曰鵝鵝秋分何瓊佩之儼鑿

兮素靈音變繼而覆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制古音之則欲其留而求合勉陞降二句求合之大

旨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古音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

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洪興祖曰當是時守死而不變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其理案長多也謂委厥美以從俗兮王逸委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招它刀兮王逸曰撥殺又欲充

夫佩幃旣石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音夷反王引之曰祇之言振也言干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

無變化古音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古音離音成學標曰古離音與離近方言離謂之羅羅謂

為及時之芳母為假蓋之佩故答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錢澄之曰同為時所委棄彼芳菲非

言芳易變化唯茲佩之可貴也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錢澄之曰同為時所委棄彼芳菲非

而難虧兮音至今猶未沫古音沫音迷下逸曰沫巴和者鳴之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右音戶梅會亮曰以上答從流之應以見己

同也之必不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古音杭梅會亮曰靈氛欲其去既答以去之無益巫咸

死耳故不得已仍從靈氣之吉占焉折瓊枝以爲羞兮洪興祖曰羞致精瓊靡靡以爲根陸良反王逸曰

而卒亦不忍則死從彭咸焉而已根糧也洪興祖曰周禮有食玉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王逸曰象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遁反戰吾

道夫崑崙兮王逸曰道轉也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晡反鳥藹藹兮鳴玉鸞之啾啾秋音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主

乎西極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政之亂無異而刑惟秦強於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欲急功名各

國共者哉卒之死而旗他淮南所謂日月爭光者此也姚永樸曰李文貞以爲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

西指秦言是也當時六國之必并於秦無智愚皆知之荀子論國篇言之尤詳

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洪興祖曰山海經流沙出鍾澤澗赤水而容與王逸曰赤水出崑崙蛟龍使梁津

兮王逸曰津西海也以蛟龍爲橋乘之以詔西皇使涉予上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咸學標曰

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蓋龜以爲梁也詔西皇使涉予上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咸學標曰

古讀同侍此與期路不周以左轉兮洪興祖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指四海以爲期梅曾亮曰所指多

叶又爲侍輕聲終泰誓之意也時五國皆昏亂將亡度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大而竝馳洪興祖曰方言云輪韓書

往而樂者惟秦耳而周子能適蔡說度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大而竝馳洪興祖曰方言云輪韓書

龍之婉婉兮雲旗之委蛇古昔夷成學標曰蛇正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遠邁音莫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愉音樂陟陸皇之赫戲同兮王逸曰皇天忽臨晚反夫舊鄉王逸曰僕夫悲余馬懷兮音

寧局顧而不行古音統王逸曰露音亂日王逸曰亂理也洪興祖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已矣哉國無人莫

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古音籍成學標曰都從者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錢果之曰從

音相從古人於地下耳王夫之曰原之沈湘雖在望莫之世而知幾自齊矣志已夙君子之通與生所非

一朝一夕之樹立唯極於死以爲志故可任性孤行也魏景濂曰莫我知爲一身言之也莫足與爲美政

死一篇大要亂之數語盡之太史公於其本傳終之曰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並為秦所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張惠言曰願俟時乎吾將刈延佇乎吾將反吾將上下而求索吾將遠逝以自疏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五句為序次

九歌何焯曰漢志載谷永之言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遠禍助卻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則

官大夫譏之王曰每一令出原曰非我莫能為雖非其實然當時為文要無出原右者彼懷王探詞告神

復攻秦大敗於丹陽又敗於藍田吾意懷王事神欲以助卻秦軍在此時矣

吉日兮辰良穉將愉兮上皇王逸曰穉敬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撫長劍兮玉珥朱子曰玉珥求鱗鳴

兮琳瑯朱子曰琳瑯皆玉聲然瑤席兮玉璫朱子曰璫是也周禮玉璫大寶器故雷作璫蓋將把兮瓊芳蕙

肴蒸兮蘭藉洪興祖曰蒸也奠桂酒兮椒漿揚袍兮拊鼓王逸曰拊擊也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

兮浩倡王夫之曰浩倡與唱通儼蹇兮蛟服王逸曰儼蹇辭說蛟也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五臣曰繁會

欣欣兮樂康五臣曰君謂東皇朱子曰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之欣說安事

右東皇太一洪興祖曰漢書郊祀志云春秋祭太一東南郊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古詩采芣樹曰詩云采芣英即芣之聲靈連蠶兮既雨王夫之曰連蠶

爛昭昭兮未熒燿將憺兮兮壽宮王逸曰憺詞也憺堂也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

章王觀國曰周章周旋舒緩之意靈皇皇兮既降古詩洪王夫之曰靈皇皇靈也遠舉兮雲中王逸曰舉覽冀州兮有餘洪興祖

云正中冀州曰中土注濱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五臣曰夫極勞心兮愷愷覽冀州兮有餘洪興祖

云冀大也四方之主注濱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五臣曰夫極勞心兮愷愷覽冀州兮有餘洪興祖

云冀大也四方之主注濱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五臣曰夫極勞心兮愷愷覽冀州兮有餘洪興祖

州所共非楚所能私故神既降而去猶思之太息恐神視之不答而竊視之無靈也

右雲中君洪興祖曰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君猶也湘壑誰爾兮中洲王逸曰壑詞也朱子曰言既設祭美要聲吵兮宜修曰要

妙好說洪興祖浦吾乘兮桂舟兮沅湘兮無波古音波咸學釋曰凡講皮聲者從陽使江水兮安流望夫曰眇與妙同

君兮未來古音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曰參差洞簫也其祖案誰思言其何所駕飛龍兮北征還吾道兮洞

庭王逸曰薛荔拍博兮蕙綱以擊水者綱旗枉斜也揚靈兮未極朱子曰女婢媛兮為余太息媛指旁觀之

人橫流涕兮潺湲山溪隱思君兮陟側王夫之曰陟側與徘徊同其親案望神桂櫺直教兮蘭櫂

祖曰報謂之捷斷冰兮積雪冰凍徒為動苦而不得前也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王逸曰薛荔緣

水中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古音飛龍兮翩翩其親案淺淵非飛龍所蟠交不忠兮怨長期不

信兮告余以不聞古音攷其祖案秦使張儀來詐楚絕齊賂以商於地六百里懷王信之使一將軍西受

王大怒折楚符儀乃思朝謂楚將軍曰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六里懷王大怒伐秦邪乃使勇士驍齊王齊

戰卒以亡國所謂恩不甚而輕絕也交不忠謂張儀稱病不出此蓋述其非以求神之聽

直懼同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古音捐余玦兮江中洪興祖曰玦遺余

佩兮漣浦洪興祖曰玦遺余佩以詒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羣兮下女朱子曰恐其不能自達則又昔古時不可兮



右湘君其祀案諸侯祭其國內名山大川則楚祀湘水之神祀也故舉國之大事正告於神

帶子降兮北渚朱子曰帝子謂湘夫人楚之次女英舜次妃也韓目眇眇兮愁予上 嫋嫋兮秋風洞

庭波兮木葉下古音 登白蘋兮聘望王逸曰蘋草秋生 與佳期兮夕張去聲王夫之曰與如縱 鳥何萃兮蘋中

五臣曰醫音何為兮木上王逸曰醫魚網也 沉有芷兮漵有蘭古音 思公子兮未敢言王逸曰公子謂湘夫人也

蕙水草音 荆楚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曰公子公主其祖系為萃二句明事與頓遠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滃澗藥

欲言於公子而又未敢倉卒也所言之準蓋即前篇所陳者故不復述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滃澗藥

眉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洪興祖曰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遊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

逝五臣曰費開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其祖案此言己之馳馬江皋費開夫人之築室兮水

中葺音 之兮荷蓋古音 蓀壁兮紫壇善音 澗古音 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說文檉椽也 辛夷楣兮葍房

王逸曰辛夷香 罔同 薜荔兮為帷擗善音 蕙梅兮既張五臣曰擗折 白玉兮為鎮王逸曰以白疏石蘭

草葍音 白芷也 芷葍兮荷屋了音 之兮杜衡古音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古音 文堂下周屋

也風門謂 九疑繽兮竝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善音 兮澧浦洪興祖曰方言澧衣 江牽汀

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古音 沅朱子曰遠者亦謂侍 肯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其祀案時不可失

神之來賦且諷君 及時以修政耳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王逸曰霖 君回翔兮以下古音 踰空桑兮從